

真自由

唐崇榮 著

(網絡版)

“希望之聲”經作者同意發表此網絡版。歡迎自由下載、打印及分發。

希望之聲

[http: //www.voiceofhope.com](http://www.voiceofhope.com)

2000

《創世紀》第二章第十五至十七節

耶和華上帝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里面，使他修理看守，耶和華上帝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可以隨意吃，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這幾節的經文提到自由的問題；提到限制的問題；提到責任與上帝之間相對性的問題；提到絕對的問題；提到生命受死威脅的問題，這些都是存在主義的大師一生一世盼望明白而很難明白的一些重要關鍵。

什麼叫做隨意？隨意是不是我要怎麼樣就怎麼樣？為什麼我里面有隨意這個觀念？我不要受別人約束，當我自由，照我的意思而行的時候，是我里面感到最舒服的時候，但是，我會擔心是不是超過「應當」的範圍！

什麼叫做應當？應當為什麼有範圍？範圍之外的自由是什麼？我如果越過了範圍，我的責任是什麼？有沒有人吩咐我不能越過這個範圍？

死，這是一個肯定的、絕對的結局。而死是什麼？當生存面向虛空的時候，當有變成沒有的時候，我怎麼去了解呢？因為所謂的了解是思想功能里面的一部份，當我變成「沒有」的時候，是不是那個了解的功能也變成沒有了呢？

這裡面的問題太多了！太偉大了！

《聖經》就是這樣簡單——農夫看了看得懂，哲學家看了看不懂；有的人看了感到奇妙，有的人看了感到奇怪。這就叫做《聖經》。

《傳道書》第十一章第九節：

少年人啊，你在年幼時當快樂，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歡暢，行你心所願行的，看你眼所愛看的，卻要知道，為這一些的事，上帝必審問你。

《傳道書》第十二章第十三至十四節：

這些事都已經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上帝，謹守他的誠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因為人所作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上帝都必審問。

《約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四節：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

《約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六節：

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的青年人呼喊『我們要自由，我們要民主』的時候，我不知道他們心中所想像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們所向往、盼望得到的民主到底是什么？那段時間，許多游客不再到那里去，然而，很多勇敢的人就特別去看歷史時機怎樣展現。有一些外國的留學生慢慢離開北京了，一個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他還沒有離開天安門廣場以前問中國的知識分子：『你們真的要民主嗎？』『是的，我們要民主！』『你所說的民主是什么？如果現在全中國大家可以很公平的投票，你贊成嗎？』這個學生吓了一跳：『我們不是在爭取那樣的事情。』『全國公民有同樣的投票權利，這不是民主嗎？』這幾個中國知識分子思想亂了(如果這時這刻，全國人民投票，一定還是同樣的人做主席，同樣的人當政府)，『我們不是要那個。』『那你要什么？』

當我很仔細的觀察那一段時間發生在中國的事情的時候，我很同情中國青年人，然而，我內心有更深一層的問號：「人啊！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嗎？」

當你說你要發財，你懂發財是什么意思嗎？我要享受，你懂得享受的后果是什么嗎？我要自由，你真的懂什么叫自由嗎？我要民主，你真的懂什么叫做民主嗎？

民運份子一出國，改頭換面，可能就變成最自私，不再為國為民的人。

人性的敗壞，人性里面所隱藏的，人自己究竟知道多少了呢？只有上帝把我們里面一切的奧秘揭露。

當你有病的時候，可能外表還是非常英俊；當你有病的時候，你外面還是非常健康，你不喜歡別人揭露你里面有病，像齊桓公拒絕扁鵲對他的勸告一樣，為什麼呢？因為他認為現象就代表一切！但是在X光的照射之下，你不得不承認，你里面的確有了問題。

宇宙的X光在哪里？人性的X光在哪里？文化的X光在哪里？就在上帝的道。

毛澤東永遠沒有辦法看見他里面隱藏着的毛病是什么？馬克思沒有辦法看見他共產主義思想里面的定時炸彈什麼時候要爆炸？西方的民主沒有辦法告訴我們它里面隱藏着的「什么」是以後的危機？加拿大同美國，從來沒有想像到福利事業这么快就要把他們的經濟拖垮了。

每一個時代都有一些新的理論發表，每個新理論之所以被人接受，是因為這些理論思想家都有過人的頭腦。但是這些非常敏銳的觀察，這些有洞見的思想家，他們也可能不過是井底蛙而已。

當一個運動正在推行的時候，正面的作用是很多人可以看到的，但是對副作用卻是無知、

蒙蔽的，當歷史彰顯出副作用遠比正作用來得更大的時候，人類已經來不及去挽回負面的影響了，這是人類很大很大的悲劇。馬克思的老師黑格爾講過一句話：『歷史給人類最大的教訓，就是人類不接受歷史的教訓。』這是千古不變的事實，如果我們只接受事實而沒有去分析這些事實背后的動因，我們還不是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

當我告訴你一切的答案都記載在《聖經》時，我不是以護教者的身份同你講這句話。我教哲學幾十年、我教神學幾十年、我思想《聖經》幾十年，我發現沒有任何一個人的思想，能夠在《聖經》的光照之下，不顯出其中的弊病在哪里！第一頁提到的那段經文，表面上看來很簡單——上帝把亞當放在伊甸園那里，有許多的樹木，樹上有許多的果子，上帝說：『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這里面提到人性里面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自由與限制之間緊張的關係。誰不需要自由？誰不喜歡自由？我們一面享受自由，一面不明白自由的寶貴在哪里！一面渴慕更大的自由，卻不知道更大的自由里面隱藏着更大的危機！我們追求自由的時候，如果沒有覺悟到自由背后的責任給予我們的限制的話，我們的自由就把我們帶到自殺的結局里面。創造人的上帝所啟示的《聖經》，《創世記》第二章，《聖經》最前面的那幾頁，已經把「自由與限制」擺明在人的面前，『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造人的上帝在人性的深處，已經劃定了一個界限，已經給人一個很必要的限制，這是件很奇妙的事情。

上帝只賦予人有自由。人與動物完全不一樣，動物的自由沒有辦法超脫它的本能，動物的自由沒有辦法超過上帝替它定下的那些「機械式」和「電腦化」的「工程」，這些「工程」已經把它固定了，所以動物的自由是「電腦化的自由」，沒有辦法擺脫已定的範圍。但是人不是如此，當我們思想人性的自由的時候，我們看到人的自由使人有道德的基礎；人的自由使人在有限中間有無限的享受，我們在物質的肉身的限制里，有超脫限制的可能，那個限制的超脫就是永恒的享受、無限的享受。

上帝創造人的時候，把自由放在人的里面。

自由是什麼？我們很難用文字和語言將它定義，因為如果自由可以被定義，就給定義「定死」了。

自由就是這樣，不這樣就不是自由。給自由下定義，定義就把自由「定死」了。但是，如果自由沒有定義的話，那就是泛濫，就不是自由了！

所以我們看到自由的矛盾——自由不應當是絕對的，如果自由是絕對的，自由與野蠻就沒有界限了；如果自由是絕對的，每一個談自由的人都可以妨礙別人的自由。當一個人的自由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面；當一個人的自由建立在別人的災禍上面，當一個人的自由比較絕對的時候，也就是別人的自由比較不絕對的時候；當一個人的自由比較自在的時候，也就是妨礙別人自由自在的時候。我自由了，別人就半死了！你明白這些話嗎？所以，自由需要「真理的約束」和「真理的捆綁」，使人產生真自由，這個真自由在限制中間，達到更真實的發展的時候，就歸回《聖經》「道的原則」里面。

上帝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這里給我們體會「自由進到自殺的可能」。

自殺的人都是在運用自己的自由，對不對呢？自殺不是被殺，自殺是自己用自由來殺死自己，人把他殺死的時候，你不能夠說他自殺，因為是別人的手把他殺死，自殺的人運用自己的自由，當他殺死自己的時候，也就是用自由殺死自己的自由的時候，所以自由就被自由殺死了。

這個限制同上帝所定的限制就不一樣了（上帝為你定的限制，同你自己限制你自己的自由

是不一樣的)。上帝給自由的限制是有生命的規律的，人給自己的限制離開了上帝是違背生命的規律的。所以自殺的人不單單是用他的自由，自殺的人也用自由殺了自己的自由，這句話在《傳道書》出現時，意思就是：少年人哪，你在年幼的時候，你要盡你所喜愛的去做，做你所要做的，看你所愛看的，享受你所愛享受的，行你喜歡行的事。好不好？好！但是……，每一個好的后面就是「但是」，但是……為你所做的這一切，你要站在上帝的面前受審問！這是件很可怕的事。當一個人享受自由的時候，他只在罪中取樂，但他卻沒有一個責任感面對審問人的上帝。

這本《聖經》，很清楚的給我們看見，人與上帝之間的相對存在。我們不是生活在「絕對的存在」里面，我們與上帝之間有一個相對性、個人間的彼此關係。人與上帝之間的相對性，在現象界好像看不出來的，但在你心里面深處沒有辦法逃避。俄國有一個文學家叫做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 Fyodor)，這個人的著作有非常深入的人性透察力，有非常淺出的文學表達，所以他寫的小說，根本就是人類戲劇化社會的表現。一個多月以前，我到俄國的聖彼得堡講道，我特別請人把我帶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墓地去，我站在墳墓旁，有一個無限的感慨，因為他年老的時候怎樣以一個敬虔的心回到上帝的面前，給我看見這是人類的寫照——人是上帝所造的，人是為了上帝而造，上帝造人，人又是為上帝而造的，所以人回到了上帝的面前。人沒有辦法找到真正生存的意義，人沒有辦法達到真正自由要達到的果效。我站在那個墳墓的旁邊，很簡單很自然的拍了一張照片，但我心靈的世界有很大的震撼，這個人在他的《卡拉馬佐夫兄弟》的那一本書里面有一句話，是那個名叫伊凡的弟弟講出來的(蘇聯文伊凡就是英文《聖經》里面的 John——約翰，約翰按其名的意義乃是上帝的恩典)，這句話要表達了許多人內心裏面的呼喊，他說：『如果上帝不存在，我什麼都可以做！』這個內心的咆哮，是在講什麼呢？「讓我的自由不要負責任吧！給我自由！給我自由！但是我不要負責任，我可以什麼都做，我所要的什麼都行出來，但是，請你不要審判我」，這句話能達到真正實際的果效嗎？不能，無論你怎么講，盡管講；無論你大聲喊，盡管喊，這句話正證明你里面有一個限制，不許可你自由。所以，你盼望有一天自由是不需要負責任的，「如果上帝不存在的話，我就自由了，我可以隨心所欲！」孔子七十二歲離開世界，還沒有離開世界以前他講了一句話：『吾逾七十而可隨心所欲，不逾矩(我過了七十歲，我真的可以隨心所欲，我沒有犯規矩了)。』什麼意思呢？他又回到了自由同限制之間的問題了。今天的西方要自由，不要限制；要自由，不要憲法；要自由，不要審判；要自由，不要對罪的制裁，這是道德淪落的開始。

我不是說東方比西方好，我也不是說西方比東方好，因為「道」不在東方，「道」也不在西方，「道」乃是在上帝的啟示里面。中國同東方的文化，在它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間，從來沒有出現民主這兩個字，民主的種子根本不在中國的文化里面，在中國的傳統里，老百姓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所謂的自由，只有天子才有絕對的自由。在西方，每一個人都要自由，所以是百姓廣泛要自由；在東方則是統治者完全不守規矩的自由。「道」不在東方，「道」也不在西方，「道」在上帝的原則里面。無論你是人，你是君主，你是百姓，你是王，你是平民，都有自由，都有限制！

「亞當啊！人啊！你可隨意吃，但是這個你不能吃，因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當天安門廣場的青年說：『我們要自由，給我自由，不然給我死。』中南海里面的人想來想去：『就給他死好了！』你要什麼？你要自由？你要死？其中一個？我就給你死，這叫做如願以償。為什麼呢？因為已經按你所求的給你了！

《聖經》只有一次提到民主，百姓說：「我們要立王，我們不要沒有王，我們不要耶和華上帝做王，我們要王！」這是民意，這是民主，撒母耳很為難，他到上帝面前說：「上帝啊，

民意調查的結果是這樣，現在你怎麼樣呢？」上帝說：「他們要什麼？他們要民主？好，給他，他們要什麼，百姓要什麼，給他。」他們要什麼呢？他們要的，這個叫做民主，要什麼？要反對民主的民主，因為他們要王。「就給他們王。」上帝尊重人的意念，而民主的結果就廢除了民主，就把王建在以色列的國度里面。上帝說：「我聽你的話。人啊，我給你某些自由，你有了王以後，王就要管你了，王就要把你的自由奪去了。」這是很反合性的，所以上帝就這樣「順從」了民意：「你要王，我給你王。」是百姓要的，民主的結果就廢除了民主。

《聖經》有很多很偉大的「東西」，這樣念，念不來的；看，也看不清楚，但是，當你用整個原則去處理的時候，每一段話里面的意念，都是高深得不得了。

人要自由！？是的，因為人被造而有自由，但是，除了自由本身的矛盾性以外，自由有限制，自由有責任，而這個責任是有對象的。當代英國一個神學家斯托得(John R.W. Stott)說：『連上帝的自由也非絕對的。』當我看到這句話的時候，我說：『斯托得，你有沒有搞錯？連上帝的自由也非絕對的？什麼意思呢？』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下，上帝不能違背他所立下的規律——上帝不背負自己，上帝絕不說謊。所以這些的原則告訴我們，上帝的自由是「有定律」的，上帝的自由是「有軌道」的。這樣，孔子講「當我随心所欲的時候，我就不犯規矩，我自由自在的時候，我還在範圍里面受約束」，凡是不肯受約束的君王，他的自由引致「自殺的政權」，凡是不肯被限制的民間自由，就引致道德淪亡的社會，這是很可怕的定律。感謝上帝，《聖經》都把這些原則記載了，那麼斯托得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上帝不違背他自己，上帝所做的有公義的原則，有慈愛的原則，有良善的原則，有聖潔的原則，所以在這些的原則里面，上帝的自由「受了限制」，他的話讓我沉思默想，我同意斯托得的話一半，另一半我不同意，我不用「非絕對」這個字在上帝的前面，用我的話來講，我會這樣說：『上帝是唯一的絕對的絕對。許多的絕對是被絕對化的相對，不是真正的絕對，上帝才是絕對的絕對，所以上帝的自由應當是絕對的。但是，上帝也以他的自由把他的自由放在他其他的本性的里面調和。什麼意思呢？上帝的自由，就甘願的放在他聖潔的範圍里面，甘願的放在他的愛的範圍里面，甘願的放在他的公義的範圍里面，甘願的放在他良善的範圍里面，在這個範圍之外，他甘願限制自己的自由。』

甘願被約束的人可以做領袖，一個領袖如果以野蠻代替自由，不可能帶領任何人進入「軌道」，做領袖的人，自己甘心情願限制自己的自由，這是自由產生更大自由的自由。上帝的本性是如此，這樣，上帝的本性與自由就不矛盾了。

今天我們自由嗎？我們有一些的自由，但是我們的自由已經受了罪的虧損，所以我們的自由已經不是真正的自由了。

剛才提到的第三處經文，耶穌講了一句話：『我實實在在告訴你……』，請你注意，歷史中間沒有幾個人像耶穌用這樣的詞句來表達他心里要講的話，『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這樣的詞句一共出現了廿五次，『我實實在在告訴你』，今天文化的毛病就是離開了實實在在的本質，講的理論都是真的，行出來的人都是假的；宗教里面很多很偉大的理論，但是許多宗教家衣袍的背后，有許多虛偽的東西。

在希伯來的文化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字，那就是「真」。然而希伯來文化里面達到假的程度比別的文化可能更甚，所以耶穌活在世界上的時候，他所有的責備里最嚴重的表達就是「你們這些假冒偽善的法利賽人，你們有災禍了；你們這些假冒偽善的律法師有災禍了」，他對宗教家開刀，他向宗教家開炮，因為他們有真的理論但有假的生活。中國被尊為禮儀之邦，後來卻發現禮多必詐。一面點頭，一面「哼哼哼哼」，哼什麼你根本不知道，因為一個哼有好幾個意思。你請人來聽道：「今天晚上有布道會，你來啊！？」「好好好。」好好好，為什麼

後來又不來呢？他的好是：「你好你的，我好我的。」你請中國人信耶穌，很少人會馬上反對，多數的中國人，你請他來：「好好好，一定一定。」最后一定不來！這是為什麼呢？外面有禮，里面有詐；外面有真，里面有假；外面有誠，里面有彎曲的思想。

耶穌基督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有廿五次之多。今天在共產社會里面，你覺察到真誠是很難得的，差不多已經不見了；溫暖的愛也是很難得的，因為仇恨、猜忌、懷疑充滿了整個社會。所以，當你看見真誠的人，看見那些實實在在的人，看見那些有溫情的人，有真正友愛的人，你會感到呼吸的空氣都改變了，你整個社會都改變了，怎么辛苦都好，你不要再在虛假同仇恨的社會中間生活。

耶穌基督對宗教家的批判是什麼呢？「你們這些虛假的人，你們這些戴假面具的人，你們有災禍了」，耶穌講了什麼呢？『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自由與罪發生關係的時候，你就在一個不能掙脫受限制的僕役的管轄之下——你以為你自由的時候，就是你受捆綁的時候；你以為你厲害的時候，就是你愚蠢的時候；你以為你什么都可以做的時候，就是你捆綁自己的時候。通常的人，你問他：「什麼叫做自由？」他會說：「還要問，自由就是自由。」這種人好像很聰明，其實笨得要命。我到過世界許多的地方，看見很多很多很聰明的笨人，我也看到很多很多很笨的知識份子，受的教育越高的時候，可能里面的愚蠢越厲害。「什麼叫做自由？」「自由就是自由，你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這個叫做自由。」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這個叫野蠻；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這個叫任性，這個叫亂來，這個叫不法。所以「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並不是自由。那么自由是什麼？

德國的大哲學家康德說：「有三件事是沒有辦法用理性去了解的，因為它們不在現象界里面，它們在本體界里面。」康德的哲學把可知的東西同不可知的東西分開來，叫做現象界和本體界。在現象界的範圍里面，我們可以去了解的東西很多很多，但有一些根本沒有辦法去了解的東西，是在本體界的里面。在本體界里面有三樣東西，康德說：『第一，就是神，我沒有辦法了解；第二，就是不朽，我沒有辦法了解；第三，就是自由，我沒有辦法了解。』如果勉強給自由下定義，自由是什麼？康德提出一個很好的定義，他說：『自由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剛好反過來，自由是我不要做什么，我就能夠不做什么。』自由是什麼？自由是我不要做的事，我能夠不做，我有能力拒絕我不要做的事情。

引用這個原則來看待一些平常遇到的問題——當你抽烟的時候，你很自由，把口當做火車頭，把鼻子當做火箭，「不要抽烟！」「不關你的事，我自己的權力，我自己的口，我自己的身體，我自己的健康，不需要你來管！」他的自由是很膚淺的自由，為什麼呢？他要抽烟的時候，他就抽了；他要喝酒的時候，他就喝了；他要去尋花問柳的時候，他就去躺在別的女人身上；他要犯罪的時候，他就犯了，直到有一天，咳嗽了，醫生 X 光一照：「你第四期肺癆，四年就要畢業了，你快接近畢業典禮了。」「糟糕！怎麼辦呢？為什麼呢？」「因為你抽烟！」你說：「從今以後，我不要抽了！」當你不要再抽的時候，比較你從前要抽的那時刻，你發現自由的限制，那時你不管，現在，自由已受了限制，也不管你了。這兩句話的意思你看明白嗎？自由是有限制的，你不管，現在限制的權柄就來管你了，你抽烟的時候，你自由，你丟烟的時候，你丟不掉，烟說：「你自由嗎？不是你自由，是我自由。」「我要抽你，你就被我抽了。」所以起先我抽烟，後來烟抽我；起先我玩弄罪惡，後來罪惡玩弄我；起先我買各樣的快樂，結果我把自己出賣給虛假的快樂。

回到上帝的話：『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所有以為自己有自由的人，如果沒有上帝給你的義給你限制、沒有上帝的愛給你限制、沒有上帝的真理給

你限制、沒有上帝的良善同聖潔給你限制，你的自由不是自由，你的自由是自殺。因為當你說「我不要」的時候，你沒有能力不要；你只有能力要，你沒有能力不要；你要的時候你以為是你的自由的選擇，但是你不要的時候，你發覺你沒有自由選擇了，那個自由是假的。

康德是個大思想家，我相信康德這個思想受《聖經》的影響，但是當他講了這句話以後，他沒有把出路，也沒有把結論，把怎樣脫離罪惡的方法告訴人。每一個偉大的思想家講出重要的一句話的時候，我馬上想：「接下來怎麼樣呢？」當我注意這些偉大的思想家的最偉大的言論的時候，我用上帝的道去光照它，去審判它的時候，我馬上發現他們都是沒有出路的。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但是什麼時候可以找得到道？他沒有告訴你。蘇格拉底說『死是一扇的門，把我們帶到永遠的地方去』，永遠的地方在哪里？他沒有告訴你。孔子告訴我們『不逾矩』卻不告訴你真正的規矩在哪里？康德說『你能夠不做你不要做的，那個叫做自由』，但是這個自由從哪里來？他沒有講。

今天許多人以為讀了一點哲學就好厲害了，哲學當然比科學厲害，因為科學不過是研究自然界，哲學要研究自然界以外更深的道理，这么多的知識份子，他們崇拜的哲學家是自己沒有出路的人，不知道要把人帶到哪里的人。請問蘇格拉底要把人類帶到哪里去了？請問孔子要把中國帶到哪里？請問馬克思要把我們帶到哪里？請問毛澤東要把中國帶到哪里？？？小平走了一生的道路，轉過來變成了半資本主義，為什麼呢？因為這是人性的思想，結果就是一條絕路。當東方正在崇拜資本主義的時候，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政府是全世界欠債最多的政府，你最崇尚的本身是沒有出路的，你最理想的本身是在相對界里面。

耶穌的答案是什么呢：

「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耶穌基督說：真的自由在我這裡，你們的自由是假的，你們罪惡中間的自由是假的，所有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僕，所以當我把自由給你的時候，你們就真自由了。

當耶穌在世界上的時候，他什麼都沒有，他是歷史上唯一真真正正的無產階級；耶穌基督，他毫無所有，手無寸鐵，好像毫無成就；當他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他連一本基督教的書都沒有寫過，一間基督教的學校都沒有辦過，一支基督教的軍隊都沒有建立過，一首基督教的詩歌都沒有作過；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從人的眼光來看，完全失敗，完全受捆綁，完全受限制，完全不能反彈，法律勝過他，制裁了他，軍隊的力量勝過他，自然的權勢勝過他，政治的力量勝過他，他完全沒有自由。但是，就在這個限制之下，他把最大的自由表現出來，他在開始傳道的時候講了一句話：『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太十 28) 因為真正的意義不在這裡，真正的享受不在這裡，真正的自由不在這裡，真正的存在不是這個物質的身體；當人把他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他說：『父啊，赦免他們！』什麼意思呢？是因為他們需要我的愛——他們的恨沒有把我打死，我的愛可以把他們救活，你看見真正自由的真諦嗎？同樣釘在十字架上，他是釋放者，他是施恩者，他是代求者，他是流露生命者，你看見這個反面的自由嗎？與人世間完全不同的，從上帝而來的，永恒界的，帶到現世，光照大地；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時候，他同樣的痛苦，同樣的流血，同樣的審判，同樣的烈日曝曬，同樣的干渴，然而那個強盜對他說：『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我。』(路二十三 42) 他是祈求者，耶穌是應許者，『……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里了。』(路二十三 43) 那里是懇求者，這裡是施恩者，那真正的自由，就在十字架上表現出來。你們的自由，是在罪中的自由；你們的自由，是假的自由；你們的自由，是奴役自己的自由；你們的自由，使你們做了罪的奴僕。『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但是，『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

親愛的人，親愛的朋友，你是人，我是人，人之所以是人，人被造而有自由的本性，自由所以是自由，因為自由應當在真理的約束里面，而上帝的道就是真理，基督就是真理在地上的顯現，基督就是「道」在歷史的肉身，上帝在人的面前顯現出來。今天無論是文化、政治、經濟、人性、社會，要真正進到自由，真正進到意義，真正進到永恒的價值，你只能在道成肉身的基督里找到秘訣。

中國人啊，回來吧！到創造你的上帝面前；犯罪的人，回來吧！因為有一天你要受審判；濫用自由的人，回來吧！甘心降服在公義和真理的限制之中。耶穌基督說：『……你跟從我來！』（路五 27）『……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來的（上帝）。』（約十二 44）請問你在哪里？你的靈魂在哪里？你的永恒在哪里？你的自由在哪里？你正在痛苦的深淵中間，你正在罪的轄制下面，你肯不肯到主的面前來，對主說：「給我自由，給我拯救，給我釋放，給我新的力量，我在這裡，愛我的上帝，來吧，我接受你。」